

新编白话

资治通鉴

珍藏版

延边人民出版社

新编白话资治通鉴卷三十

天监四年(乙酉,公元505年),春正月,梁朝设置《五经》博士,设立州郡学校。

梁武帝一向喜好儒家学说,认为东晋、宋、齐虽然设立国学,却没有进行实际讲授,于是下发诏书说:“两汉时期选用贤才,莫不是通过儒家经典的考试而选用,士大夫熟悉儒家经典,身体力行,名誉得以确立。魏、晋时期,士风浮华放荡,儒教沉沦,所以风节不能树立,都是这个原因。设置《五经》博士,广泛开设学校馆舍,招纳年轻学子。”于是供给他们口粮,其中学业优异的,即可任为官吏。又选拔学生前往云门山,跟随何胤学习,命令何胤挑选明习经典具有良好修养的学生上报朝廷。朝廷分别派遣博士、祭酒巡视州郡,设立学校。

梁朝汉中太守夏侯道迁率全郡叛降于北魏,北魏派遣将军邢峦进入汉中,趁势夺取梁州。

起初,梁朝夏侯道迁跟随裴叔业镇守寿阳,因与裴叔业有矛盾,只身投奔北魏。北魏王肃令他驻守合肥。王肃死,夏侯道迁投奔梁朝,梁朝任命他为汉中太守。又叛降北魏。北魏任命邢峦为镇西将军,率领军队前去赴任。邢峦到达汉中,所到之处,无坚不摧,北魏任命邢峦为梁秦二州刺史。杨集起、杨集义听到北魏攻克汉中,深感恐惧,率领氏族各部反叛,邢峦进击攻破。梁朝派遣将军孔陵等抗拒魏军,邢峦派遣统军王足进击,打败梁军,于是进入剑阁。孔陵等退军保守梓潼,王足又进军击败他们。梁州十四郡的土地,东西七百里,南北千里,都纳入北魏版图。

夏四月，梁朝益州刺史萧渊藻杀害前刺史邓元起。益州百姓造反，萧渊藻予以讨伐平定。

起初，益州刺史当阳侯邓元起请求归乡，朝廷命西昌侯萧渊藻代其职。邓元起准备还乡的行装，把储备的粮食和各种器械，搜罗一空，萧渊藻对他怀恨在心。又索要邓元起的良马没能得到，于是趁邓元起喝醉酒而杀害了他，并且诬告他反叛。梁武帝对此很怀疑。邓元起原来属下的官吏罗研到朝廷为其讼冤，梁武帝说：“果然像我所估计的那样。”派遣使者责备萧渊藻说：“邓元起为你报仇，你却为仇家报仇，忠孝之道在哪里呢？”贬其号为冠军将军。赠邓元起为征西将军，谥号为忠侯。益州人焦僧护发动叛乱，萧渊藻年龄不过二十，商议由自己率军进击。有人陈说不能这样做，萧渊藻杀掉他，于是乘坐肩扛的小轿巡视叛民的营垒，贼人弓箭乱射，弓矢像雨点般落下，随从的人举着盾牌抵挡箭矢，萧渊藻命令撤去。因此，民心才安定下来，进击焦僧护等，都予以讨平。

六月，梁朝开始设立孔子庙。秋七月，北魏统军王足进攻洛城。八月，大败梁军，斩杀其将鲁方达等三十九人。

梁朝将军王景胤等与北魏王足作战，屡次失利。七月，王足进逼洛城。八月，秦州刺史鲁方达等十五员将领都战败而死。王景胤等二十四员将领又战败而死。

北魏太极殿发现有灵芝生长。

侍中崔光上表说：“空气熏蒸而成长为菌，此类东西一般生长在废墟角落潮湿污秽的地方，不应该生长在殿堂高贵华丽之处。现在忽然生长出来，实在是怪异之事。野木生于朝堂，野鸟飞入宗庙，古人都认为是败亡的征兆。所以商王太戊和中宗惧怕灾异而修德积善，殷商国运得以昌盛。这正是所谓家族吉利而先有怪异，国家兴盛而妖异预见。如今西方和南方，兵戈未息，京郊地区大旱历时已久，百姓劳苦，万物憔悴，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，承受上天的旨意养育万民的天子应该加以怜悯体恤。希望陛下亲身留意过

问，弘扬圣人之道，节制夜间饮酒的娱乐，保养正值年轻的身体，如此则魏朝国祚可以永远兴隆，皇上的寿命与山岳等齐。”此时北魏宣武帝喜好宴饮作乐，所以崔光提到此事。

冬十月，梁朝派遣临川王萧宏、仆射柳惔率领军队征伐北魏，驻军于洛口。武兴氏族酋长杨绍先反叛北魏。

杨集起、杨集义拥立杨绍先为帝，北魏派遣杨椿讨伐他们。

十一月，北魏王足投奔梁朝。

王足围困洛城，蜀人大为震惊和恐惧，益州的城堡有十分之二三投降，百姓自动报呈名籍的有五万多户。邢峦因此上表北魏宣武帝说：“建康与成都相距万里，陆路已经阻断，然而水军没有一年的时间也不能到达，这是攻取蜀地的第一点理由。蜀地刚经过刘季连、邓元起的反叛，物资储备空虚缺乏，官员和百姓不再有固守的信心。这是攻取的第二点理由。萧渊藻不过是一个衣着华丽的少年，不懂治理之道，过去的名将，大多被囚禁杀戮，他所任用的都是身边的少年，这是可以攻取的第三点理由。蜀地所依仗的只是剑阁，现在我们已夺取这一险要之地，战车的前进已没有阻拦，这是可以攻取的第四点理由。萧渊藻是梁武帝萧衍的骨肉至亲，必定不会以死固守，如果攻克洛城，萧渊藻一定会望风逃走，蜀地士卒震惊恐惧，弓箭缺乏而无力，这是可以攻取的第五点理由。现在如果不去攻取，以后再想攻打就困难了。益州殷实富庶，有户口十万，与寿春、义阳相比，其利益高出三倍。如果打算进取该地，就不要失去这次机会。”朝廷没有听从这一建议。邢峦又上表说：“过去邓艾、钟会统率十八万大军，倾尽中原的资财储备，才能平定蜀地，所以如此，是以实力相斗。况且臣才能比不上古人，怎么能用二万人的兵力希求平定蜀地呢？所以敢如此，正是因为占据了险要之地，士人和百姓倾慕正义，只要我们根据力量而行事，理应攻克。臣深知征战讨伐是危险的事情，不可轻易进行。自从越过剑阁以来，鬓发已经斑白。所以要先攻取洛城，以便渐次而进。如果得到

洛城,就可以从中间分开蜀地,断绝水陆交通的要道。他们没有外面的援军,自己固守孤城,怎么能持久呢?臣现在想让各支队伍相次而进,前后连接,互相声援,首先自身万无一失,然后再图谋建功。如果得到则有大利,如果得不到则确保自身安全。另外,巴西和南郑相距千里,过去曾因为难以统辖管理,曾经设立巴州,以便镇领夷獠。梁州借此得利,因而上表请求罢撤。此地的大户人家有严、蒲、何、杨等姓,豪强大族很多,文学风流之士也不少。但是因为距离州城很远,难以获得仕进机会,因此愤愤不平,多怀异心。到夏侯道迁建举大义之初,严玄思自称为巴州刺史,攻克州城以来,仍然让他担任原职。巴西之地,广袤千里,户口余下四万之多,如果在那里设立州衙,镇摄汉人和蛮獠,则可以大大地安定民心。从垫江往西的地区,不用征伐,自然就归我国所有。”北魏宣武帝也没有听从。早先,北魏宣武帝任用王足为代理益州刺史,后来又改任羊祉代替他。王足听说后,很不高兴,便带兵返回,于是未能平定蜀地。过了很久,王足投奔梁朝。

巴西反叛北魏降于梁朝。

邢峦在梁州,对豪强大族以礼相待,抚慰百姓施以恩惠,州中百姓都很欢悦。让军主李仲迁驻守巴西,李仲迁沉溺于酒色,耗散浪费兵粮军储,城中的人把李仲迁斩首,献城降于梁朝。

梁朝这一年大丰收。

每斛米价三十钱。

天监五年(丙戌,公元506年),春正月,北魏邢峦讨伐武兴的氏族部落,消灭了他们,设置东益州。

杨集义围攻北魏关城,邢峦让傅竖眼去讨伐。攻克武兴,抓获杨绍先押送洛阳。杨集起、杨集义逃跑,于是灭掉了他们的国家,作为东益州。

北魏秦、泾两州发生叛乱。

北魏秦州屠各部落的王法智聚集两千人,推举吕苟儿为首领。

涇州百姓陈瞻也聚众称王。北魏派遣将军元丽前去讨伐。

二月,北魏下诏求直言忠谏。

侍御史阳固上表说:“皇上当今所应做的是,亲近宗室,勤于庶政,鼓励农桑,抑制工商,杜绝玄虚漂渺的空谈,压缩佛门无用的费用,用以救济饥寒的百姓。”当时,北魏宣武帝任用高肇,疏远宗室,热衷于佛法,不亲自过问政务,所以阳固才有上述之言。

三月初一,日食。北魏豫州刺史陈伯之反叛,重新回归梁朝。

临川王萧宏写信送给陈伯之说:“思量您投降北魏之时,没有别的原因,只是因为内心不能自省,外面受到流言的影响,迷乱而不知所措,以至于此。皇上不惜违背法律以申恩德,使吞舟之鱼漏网。所以将军您的祖坟没有被毁,松柏茂盛,亲戚还安居自若,宅院池台没有受损,您的爱妾还守在家中。可是将军您却如鱼游于沸鼎之中,燕筑巢于飞动的幕布之上,这不是很糊涂的事吗?希望您能早日谋划确定最佳出路,自己求得日后的幸福。”陈伯之因此从寿阳梁城率众降于梁朝。梁朝任命他为通直散骑常侍,很久后去世。

夏四月,北魏废除盐池的禁令。

起初,北魏御史中尉甄琛上奏说:“《周礼》中规定管理山林川泽有虞衡之官,并为此制定严厉的禁令,主要是为了在规定的时间内获得利益,而不让随意乱砍滥伐。虽然设置了官员,实际上却是为百姓守护。一家之长必须抚养他的子孙,天下之君必须惠养亿万民众。没有做父母而吝惜醋酱,富有天下万物而专占一物的。现在朝廷占有河东盐池而坐收其利,这是专门满足口腹之需而不顾及四体。天子富有四海,怎么能担心自己会贫困呢?请求放松禁盐的命令,与老百姓共享其利。”录尚书事元颢与尚书邢峦上奏说:“甄琛所说的,坐着谈论则高明合理,实际执行则很难实施。古代善于统治百姓的,会根据不同时间使他们有高有低,根据不同场合使他们有丰有俭,役使养育互相更替,以成全他们的性命。所以

圣人获取山林湖泽所产的货物,用来补充田亩赋税的不足,征收关市之税,用来弥补国用储备的不足。此处或彼处取来,都不是为了自己,正所谓利用天地的生产,施惠于天下之民。现在禁止私人采盐,由来已久,积聚财富而分散使用,是为了维持国家和军队的开支,并不是专门为了供给皇宫的饮食、满足后宫嫔妃的服饰玩物。然而自从禁止私盐以来,官员们多有不经心的,办理手续的时候,有些人不按法令行事,因此使老百姓抱怨,商贩们不满。这是管理者无方,并非制定禁令者的过失。我认为应维持旧制而不变。”北魏宣武帝最终还是采纳了甄琛的建议。

北魏派遣中山王元英都督诸军抵抗梁朝军队。五月,梁朝军队攻取宿预、梁城、小硖、合肥等城。

北魏任命中山王元英为征南将军,都督扬州、徐州诸军事,统帅十余万军队抗拒梁军,所到之处可以根据情况自行处理。梁朝江州刺史王茂进取河南城。北魏派遣将军杨大眼击败王茂,追击到汉水,攻占五座城池。五月,梁朝右卫率张惠绍攻占宿预,北徐州刺史昌义之攻占梁城。豫州刺史韦睿攻击小硖,未能攻克。将要围栅栏,北魏派出数百人排阵在城门外,韦睿想攻击他们,诸位将领都说:“此次轻装前来,没能很好地备战,应该慢慢地回军,给士兵发授衣甲,才可以进击。”韦睿说:“不对。北魏城中有二千余人,足以固守。如今无缘无故地把人马派出城外,必然是骁勇善战的精锐,如果能挫败他们,这座城自然就能攻下来。”众人还迟疑不定,韦睿指着旄节说:“朝廷授给我这个东西,不是用来装饰的,我韦睿的军法不容违犯!”于是进兵攻击,士兵都拼死作战,北魏军队败逃,接着对小硖城发动猛烈攻击,次日夜间攻克,于是到达合肥。原先司马胡景略等攻合肥,久攻不下。韦睿夜间修堰阻拦肥水,舟船相继而至。进攻北魏小城,北魏将领杨灵胤率领五万军队突然赶到,众人惧怕,请求上奏朝廷派兵增援。韦睿笑着说:“贼寇已来到城下,增兵是怎么也来不及了!而且我请求增兵,敌方也会增

兵,用兵之法贵在出奇制胜,岂在人数众多呢!”于是击败杨灵胤。韦睿派遣军主王怀静在岸边修筑城堡来守卫堰坝,北魏攻占城堡,乘胜来到堤旁,兵势很凶猛。诸位将领想退回去,韦睿大怒,命令人取来自己的伞扇麾幢,树立在堤下,以示毫无退军之意。北魏人来凿堤,韦睿亲自和他们搏斗,北魏兵稍一退却,韦睿又在堤上修筑城垒以便固守。起造战斗楼舰,高度与合肥城相等,从四面逼近合肥城,城里的人都在哭。守将杜元伦被弩机射中而死,合肥城因而溃破,俘虏和斩杀一万多人。韦睿身体向来羸弱,从来没有骑过马,每次战斗都乘坐板舆,监督激励将士,勇气倍增,所向无敌。他白天接待宾客和来访者,夜间谋算军书,点着灯直到天亮,没有倦意。对部下爱护备至,常恐有所疏漏,因而投奔、招募的人士争相前来。他所到达之处住处房屋围墙,都合乎规则。韦睿进抵东陵,有诏令让班师返回。众将领认为距离北魏守城太近,担心敌方随后追击,韦睿安排全部辎重在前先行,自己乘坐小车殿后。北魏人慑服于韦睿的威名,远远地看着而不敢逼近,全部军队安然返回。梁朝于是把豫州治所迁至合肥。庐江太守裴邃攻克北魏羊石、霍丘二城。六月,青冀二州刺史桓和攻克北魏朐山和固城。张惠绍向彭城进军,北魏奚康生接战,张惠绍作战失利。

北魏任命邢峦都督东讨军事。北魏骠骑大将军冯翊公源怀去世。

源怀性格宽容直率,常常说:“作为贵人应该抓大事,何必事事过问追究!譬如造房子,只要从外面看去高大突出,梁柱平稳,地基墙壁完好牢固,就够了。刀斧不平,砍削不细,并不是房屋的毛病。”去世后谥号为忠。

秋七月,北魏征讨秦、泾二州,予以平定。

吕苟儿率领十多万人围困秦州,元丽进击,吕苟儿战败投降。太仆卿杨椿另外去征讨陈瞻,陈瞻据险抵抗。将领中有人请求设伏于山涧中,截断陈瞻的出入之道,等待他粮食耗尽之后再攻打;

有的人主张伐木烧山,然后再进攻。杨椿说:“都不是计谋。自从官军到来后,军锋所指,无不攻克,贼寇之所以窜入深山,正是为了逃避死亡。如今命令各路军队,不要侵扰和抢掠当地百姓,按兵不动,贼寇肯定认为我们见险不前,等到贼寇放松戒备之时,我军再奋力进击,就可以一举荡平他们。”于是,部队驻扎下来,不再前进。贼寇果然出来抢掠,杨椿又用马匹作为诱饵。许久,暗地里挑选精锐士卒,夜间衔枚突袭,斩杀陈瞻。两州都平定了。

九月,北魏邢峦进攻梁朝军队,打败了他们,重新夺取宿预。梁朝萧宏逃回本国。冬十月,北魏征召邢峦回朝,派遣齐王萧宝寅与元英围攻钟离。

北魏征发定、冀、瀛、相、并、肆六州十万人以增加南进的兵员。梁武帝派遣将军角念驻屯蒙山,萧及驻屯固城,桓和驻屯孤山。北魏邢峦派军攻打,将他们都赶走了。又打败梁朝将军蓝怀恭于睢口,进攻围困宿预,斩杀蓝怀恭。张惠绍、萧昺放弃宿预、淮扬逃了回来。临川王萧宏以皇上弟弟的身份率领军队,军队陈容强盛,北方人认为这种陈势百余年来所未有。驻军洛口,前军攻克梁城,诸位将领想乘胜深入,萧宏生性怯懦,指挥安排不当。北魏诏令邢峦和中山王元英合力进攻梁城,萧宏惧怕,召集众将讨论撤军。吕僧珍说:“知难而退,不是很正确的吗!”萧宏说:“对。”柳恽说:“大军所到之处,哪座城池不被征服,怎么能说难呢?”裴邃说:“此次出征,就是找敌人来打的,有什么困难可以逃避呢?”马仙琕说:“大王你怎么能说出亡国的话呢?天子把扫平境内的重任托付给大王,应当向前一尺死,决不能后退一寸生!”昌义之怒不可遏,气得须发直竖,说:“吕僧珍应当斩首!百万大军出征,还没遇上敌军,就望风而退,有什么面目去见圣上呢!”朱僧勇、胡幸生拔剑而起说:“想撤退的自己撤退好了,下官当向前死战!”参加议论的将领退出来后,吕僧珍说:“殿下昨天心神不宁,无意于战,深深担心战事失利,所以想让军队无损而返。”萧宏按兵不动,北魏人送来了妇女用的

头巾和发饰,并且编了一首歌唱道:“不怕萧娘和吕姥,只怕合肥有韦虎。”“韦虎”指韦睿。吕僧珍打算派遣裴邃攻取寿阳,萧宏不听,对军中下命令:“前行的一律斩首!”于是将士们人人满腔愤怒。北魏奚康生派人火速告诉中山王元英说:“梁朝人自从攻克梁城后,很久没有进军,必然是害怕我们。大王如果进据洛水,他们一定会逃跑。”元英说:“萧临川虽然愚笨,但是韦睿、裴邃等人不可轻视。应该观察形势,不要与他们交战。”张惠绍号令严明,所到之处无不攻取,驻军于下邳。下邳人很多想投降他,张惠绍说:“我如果攻下这座城,你们自然都是圣上治下的百姓,如果不能攻克,白白地使你们丧失家园,这不是朝廷怜悯百姓的本意。现在你们先安居乐业,不要妄自辛苦。”想要投降的人都很高兴。正逢夜间有暴风雨,军中一片惊慌,临川王萧宏带着几个人骑马逃走,将士们都四散逃归,丢弃的盔甲戈矛,水中和地上到处都是,死亡者近五万人。萧宏乘坐小船渡过长江,叩打城门请求入内。临汝侯萧渊猷登上城楼对萧宏说:“你统领的百万大军,一朝作鸟兽散,国家存亡还未可预料。我担心奸人乘机生变,城门不能在夜间打开。”各路军队听说萧宏逃归,也都领兵撤退。北魏宣武帝诏令元英乘胜荡平东南,北魏军队一直追击至马头,攻下马头城,城中的粮食储备都运至北方。人们议论说:“北魏人不会再向南进攻了。”梁武帝说:“这是他们图谋进攻,故意作此伪诈之计。”于是命令修筑钟离城,并命令昌义之作好守卫钟离城的准备。十月,元英进军围攻钟离城,北魏宣武帝命令邢峦带领部队与元英会合。邢峦上表说:“南朝军队虽然在野战方面不是对手,然而在守城方面绰绰有余。如今我们出动全部精锐部队围攻钟离,攻下它则获利不多,攻不下则损失很大。而且钟离偏处淮河南岸,就算是束手归顺我们,还担心没有粮食难以驻守,何况用众多士卒的生命来攻取它呢?再者,士卒疲劳伤亡,恐怕没有可用之力。我认为应该修复已经攻下的营地,安抚各州,以便等待下一步行动。”没有听从。邢峦又上表说:“如果不顾

万全，直袭广陵，出其不备，或许说不定还攻得下来。如果想以八十天为期限攻下钟离城，臣是前所未闻。钟离天险，肯定不易攻克，臣宁愿承担怯懦而不敢前进的责任，也不愿领受失败损伤空行一场的罪名。”北魏宣武帝于是任命萧宝寅代替邢峦。侍中卢昶向来不喜欢邢峦，与侍中元晖一道中伤邢峦，让中尉崔亮弹劾邢峦。邢峦用在汉中所得美女贿赂元晖，元晖对北魏宣武帝说：“邢峦新近立有大功，不应再追查大赦以前的小过。”于是不再追问。元晖、卢昶仰仗宣武帝的宠幸，贪赃肆虐，当时的人称他们为“饿虎将军”、“饥鹰侍中”。元晖很快升为吏部尚书，他任用官员都有定价，选官的人称为“市曹”。十一月，梁武帝命令将军曹景宗都督诸军二十万人救援钟离。敕命曹景宗停在道人洲，等待各路军马汇集后再一齐进发，曹景宗坚持要求先据邵阳洲尾，武帝不准许。曹景宗违反诏令而进军，遇上大风返回。梁武帝知道这一情况后说：“曹景宗没能前进，这是天意。如果孤军独往，必然会狼狈败回，现在一定能击败敌人！”

柔然库者可汗去世，其子佗汗可汗伏图继立。

改年号为始丰，向北魏求和，北魏不准许。

北魏任命羊祉为梁州刺史，傅竖眼为益州刺史。

起初，成汉李势的末年，獠人各部落才开始扩展，北起汉中，南至邛、笮，布满山谷。李势死后，蜀地之民大多东迁，山谷空地大多为獠人占据，那些靠近郡县的獠人，还交纳租税，远处的獠人郡县不能控制。梁州、益州每年征伐獠人从中得利，无论公私都得到好处。自从邢峦做梁州长官后，住在近处的獠人安居乐业，住在远处的獠人不敢出来抢掠。邢峦被罢官去任后，羊祉及傅竖眼代替他，羊祉性情残暴，不得人心，獠人引领梁朝军队侵掠，羊祉派遣军队击败了他们。傅竖眼施舍恩惠立信于民，于是与獠人取得和解。

天监六年（丁亥，公元507年），春正月，梁朝将军曹景宗、豫州刺史韦睿在钟离大败北魏军队。

北魏中山王元英与将军杨大眼等数十万人马攻打钟离。钟离城北边有淮水为阻隔，北魏人在邵阳洲两岸架桥，树立栅栏数百步长，跨过淮水作为两岸通道。钟离城中才有三千人，昌义之随机应变抗御敌军。北魏人让众人背着土填入城壕，派骑兵紧跟在后边督赶，来不及返回的人就用土埋进去，不一会城壕就被填满。北魏人用冲车撞击城墙，城土被撞散。昌义之用泥巴涂补，因此冲车虽然能撞入，但不能撞毁城墙。北魏人不分昼夜拼命攻击，轮班相替，掉下来的再上去，没有人退却。每天交战数十回合，前后杀伤的人以万计，北魏死去的人尸体堆的与城墙一般高。二月，北魏宣武帝召元英还朝，元英上表说必能攻克钟离，希望稍微宽限些时日。梁武帝命令韦睿救援钟离，接受曹景宗的指挥。韦睿自合肥经由阴陵大泽而前行，遇上涧谷，就驾起飞桥让部队过去。人们畏惧北魏兵强盛，大多劝说缓行，韦睿说：“钟离城中正挖穴而住，负户而汲水，情况万分危急，就是战车飞驰，士卒奔跑，还担心来不及，何况缓行呢！北魏人已经落入我的腹中，你们不必担忧。”十日内抵达邵阳。梁武帝预先告诫曹景宗说：“韦睿是你们州里的望族出身，应当好好地敬重他。”曹景宗见了韦睿，礼节甚为恭谨，梁武帝得知后说：“二位将领和睦相处，军队一定会取胜。”梁朝军队进驻邵阳洲，韦睿在离北魏军队百十步的地方挖堑壕筑城。冯道根能走马量地，计算马的步数而分配每人的工作量，等到天亮营地已经筑好。元英大惊，说：“怎么如此神速！”曹景宗等人的武器盔甲精新，军容特别强盛，北魏人望见就气馁了，城中人知道外面有援军来到，因此勇气百倍。杨大眼勇冠军中，率领一万多骑兵来交战，所向披靡。韦睿连结战车组成阵势，杨大眼聚集骑兵围攻，韦睿用二千强弩一齐发射，杀伤很多，箭矢射穿杨大眼的右臂，杨大眼退走。第二天早晨，元英亲自率领军队来战，韦睿乘坐没有涂漆的木车，手持白角如意指挥军队，一日之内交战数次，元英才退兵。北魏军队又在夜里来攻城，箭像雨点般密集，军中一片惊乱。韦睿

在城上厉声喝斥，军心才安定下来。梁武帝命令曹景宗等预备高大战舰，与北魏军的桥一样高，制订火攻的作战计划，韦睿攻击北魏军南面的桥，曹景宗攻击北面的桥。三月，淮水暴涨六、七尺，韦睿使冯道根等人乘坐战舰攻击北魏洲上的军队，全部歼灭。又用小船装载灌上膏油的干草焚烧北魏军的桥，风大火旺，烟尘遮天蔽日，敢死之士拔栅砍桥，转瞬之间，拔砍殆尽。冯道根等人亲自搏战，军士人人奋勇争先，呼喊声震天动地，个个以一当百，北魏军队大败。元英脱身逃跑，杨大眼也放火焚烧营地而去，北魏军队的营垒土崩瓦解，被水淹死的人有十多万，被斩首的人也有这么多。梁朝军队追击到涉水边上，元英只身骑马逃入梁城，沿着淮水一百多里的范围内，尸体相互枕藉，梁朝军队生擒魏军五万人，收缴物资粮食以及各种器械堆得像山一样。昌义之感激曹景宗和韦睿，设下二十万钱在官厅上赌博，曹景宗掷得“雉”，韦睿慢慢地掷得“卢”，立即取一子翻过来，说：“怪事呀！”于是变成了“塞”。各位将领争先恐后去告捷，韦睿独居其后，世人尤其因为这一点而赞扬他。诏令增加曹景宗、韦睿的爵邑，昌义之等人受到不同等次的赏赐。

夏六月，梁朝冯翊等七个郡反叛投降于北魏。秋八月，北魏中山王元英、齐王萧宝寅因为有罪而被除名。

主管官员上奏元英、萧宝寅罪应处死。诏令免去死罪，除名为民。

北魏任命李崇为扬州刺史。

李崇大量购置产业，长史辛琛多次劝谏而不听从，于是上章劾奏，诏令都不予追究。李崇对辛琛说：“长史以后肯定要做刺史，不知能够得到什么样的人作为助手呢？”辛琛说：“如果万一有幸担任此职，能够得到一个刚方正直的长史，早晚闻知自己的过错，这是我所盼望的。”李崇面有愧色。

冬十月，梁朝任命徐勉为吏部尚书。

徐勉精力过人,虽然文案上堆满要处理的公文,宾客满座,他却可以一面对答如流,一面手不停笔地批阅公文。曾经有一次与门人夜间会集,有一个客人向他求官,徐勉严肃地说:“今夜只许谈论风月,不可谈及公事。”当时人都很佩服他无私心。

闰月,梁朝任命临川王萧宏为司徒,沈约为尚书令,袁昂为仆射。北魏尚书令高肇杀害其主上的皇后于氏及其子元昌。

当时高贵嫔得宠而好妒忌,高肇权倾朝廷内外,皇后暴疾而死,人们都归咎于高氏。然而,宫闱之中事情隐秘,不能知道详情。皇后所生的儿子元昌不久死去,侍御医师王显治疗失当,当时人也认为是秉承高肇的旨意而行事的。

天监七年(戊子,公元508年),春正月,梁朝制定官级品位。

百官九品分为十八班,班多的为贵。

二月,梁朝设置州望、郡宗、乡豪。

专门负责搜求人才向上举荐。

梁朝任命领军萧昱为雍州刺史

领军掌握内外兵权,宋孝建年间以来,制局专权,与领军分享兵权,领军拱手听命而已。自从吴平侯萧昱担任领军一职后,执法严厉,官曹肃然听命。制局监都是皇帝身边的宠幸之人,很觉难堪,因此不能让他久留于朝廷之中,出任雍州刺史。

夏五月,梁朝任命安成王萧秀为荆州刺史。

起先巴陵蛮四处抢掠,很长时间不能讨平,萧秀焚烧掉林木,蛮寇失去屏障,无所依赖,不敢再出抢掠,州境内再无寇患。

秋七月,北魏立贵嫔高氏为皇后。

高皇后既立,高肇越发贵重专权,变更了许多先朝的旧制度,削减封秩,废黜功臣,因此怨声载道。群臣宗室都俯首听命于他,只有度支尚书元匡与他抗衡。先造好棺材置于听事之处,打算用车载棺材上殿揭露高肇的罪恶,用自杀来进谏。高肇憎恶元匡,恰遇元匡与刘芳议论度量衡之事,高肇同意刘芳的建议,元匡上表抨

击高肇指鹿为马。有关部门判处元匡死刑，诏令降其官职。

梁朝右卫将军、竟陵公曹景宗去世。

谥号为壮。

八月，北魏京兆王元愉在信都反叛，北魏派遣尚书李平率兵征讨。

北魏宣武帝为京兆王元愉纳于皇后的妹妹为妃，元愉不爱她，爱妾李氏生子，于皇后招李氏进宫，用棒打她。宣武帝又认为元愉骄纵不法，打了他五十棍，派他出外任冀州刺史。高肇又多次诬陷他，元愉不胜忿恨，假称高肇弑君谋逆，于是即帝位，立李氏为皇后。北魏任命尚书李平为都督前去征讨。李平的军队到了经县，夜间有数千名蛮兵来偷袭李平的营地，飞箭射到了李平的帐内，李平坚卧不动，不一会儿就自动平定下来。

九月，北魏宣武帝杀死其叔父彭城王元勰。

北魏立高皇后之时，元勰再三劝谏，宣武帝不听。高肇怨恨他，数次在宣武帝面前诬陷元勰。京兆王元愉反叛，于是高肇诬陷元勰北与元愉相勾结，南招蛮贼。宣武帝听信了他的话，召元勰到宫禁中参加宴会。到了夜间，全都喝醉，各就方便之处休息。让左卫元珍带武士，送毒酒让元勰喝，元勰说：“我没有罪，希望能一见圣上，死而无恨！”元珍说：“圣上怎么能再见到？”武士用刀环向元勰脸上打去，元勰大声呼喊道：“冤枉啊！皇天上帝！我忠心耿耿反而被杀！”于是喝了毒酒，武士上前杀了他。天亮后，把尸体送回府第，说：“王爷因酒醉而死。”谥号为武宣。朝廷内外的大小官员无不丧气叹息，行路男女都流着眼泪说：“高令公冤杀贤德的彭城王。”因此朝廷内处对高肇更加痛恨。

北魏李平攻克信都，抓住元愉。高肇秘密处死元愉，奏请将李平除名。

京兆王元愉迎战，李平击败他，元愉逃入城，李平围攻。元愉守不住，烧掉城门，突围逃走。李平进入信都，追捕抓获元愉并上

报朝廷。群臣请求处死元愉，北魏宣武帝不同意，高肇暗地里派人杀了他。宣武帝将要杀李氏，崔光说：“李氏正在怀孕，杀死怀孕妇女的酷刑，是桀、纣才干的出来的，太残酷而不合法。请求等她产毕，然后再行刑。”宣武帝听从了崔光的意见。李平搜捕元愉余党一千多人，将要全都杀掉，参军高颢说：“这些人都是胁从，先前既然已经许诺免除他们的死罪，就应该上表说明。”李平听从了高颢的意见，这些人都得以免死。高肇的儿子高植是济州刺史，有功劳应当加封，他不接受，说：“我家承蒙朝廷重恩，为国家致身效死，不过是应尽的大节，怎敢求赏？”高肇和中尉王显一向不喜欢李平，王显弹劾李平在冀州暗地里截留叛党男女而不输入官府为奴婢，高肇上奏将李平除名。起初，献文帝之世，柔然有一万多户投降北魏，把他们安置在高平、薄骨律二镇，到太和末年，叛逃殆尽，只剩下一千余户。太中大夫王通请将他们迁徙安置在淮北，以使他们无法叛逃，诏令杨椿负责迁徙。杨椿说：“先朝把他们安置在边疆地区，是为了招附异族，并且用以区别华夏和戎狄。现在新近归附的人口特别多，如果过去归附的人被迁徙，新来的人必然不能自安，这是驱使他们叛逃。而且这些人衣毛食肉，喜欢冬天不怕寒冷，南方潮湿闷热，迁往那里，必然全部病死。如果迁徙，不但会失去归附者的支持，而且会失去让他们保卫边地的益处。把他们安置在中原，或许会生后患，所以这不是良策。”朝廷不听，于是把柔然人迁往济州。到元愉叛乱时，这些人都渡过黄河投奔元愉，所到之处抢劫掠夺，正如杨椿所说。

北魏郢州叛降于梁朝，北魏派遣军队前往征讨。

北魏郢州司马彭珍等人反叛，暗地里带领梁军赶往义阳，三关戍主将献城投降梁朝，北魏郢州刺史娄悦据城守御，北魏任命中山王元英率领步、骑兵从汝南出发前往救援。

冬十月，北魏悬瓠叛降于梁朝。十二月，北魏重新攻取悬瓠。

北魏悬瓠军主白早生杀了豫州刺史司马悦，向梁朝司州刺史

马仙琕求援。当时，梁朝安成王萧秀为都督，手下的参佐都认为应该上报朝廷批准后方可行事，萧秀说：“那些人等待我们的救援才能生存，应该迅速去救援他们，等待批准虽然是惯例，但是并非应急之策。”立即派兵赴援。马仙琕派遣副将齐苟儿帮助守卫悬瓠。北魏宣武帝任命邢峦兼管豫州刺史事务，率兵攻打白早生，邢峦说：“白早生不是有深谋大智的人，只是因为司马悦暴虐残忍，利用众人的愤怒而反叛作乱，百姓迫于他的凶焰威势，不得已而顺从他。即使梁朝军队入城了，但是水路不通，粮运跟不上，也会被我们抓住的。白早生得到梁朝军队的援助，必然死守而不会逃跑。如果派朝廷军队前去讨伐，士民们必然会翻然归顺。不出今年，必能将白早生的首级送到京师来。”邢峦到达鲍口，白早生派遣手下将领迎战，邢峦大败敌军，乘胜长驱至悬瓠，包围该城。北魏镇东参军成景雱杀了宿预主将严仲贤，献城投降梁朝。当时，北魏郢、豫二州诸城全部丧失，只有义阳一城为北魏坚守。蛮族首领田益宗率领群蛮投附北魏，十一月，北魏派遣将军杨椿攻打宿预，命令中山王元英前往义阳。元英认为兵力不足，屡次上表请求增兵，没有允许。元英抵达悬瓠，就与邢峦一起攻城。十二月，齐苟儿等人投降，斩了白早生。元英于是带兵前往义阳。

北魏在义阳打败梁朝军队，重新占领郢州。

北魏义阳太守辛祥和娄悦一起守卫义阳，梁朝将领胡武城、陶平虏攻城，辛祥夜间偷袭敌营，生擒陶平虏，斩杀胡武城，因此州境得到安全。论功行赏，因娄悦耻于自己的功劳在辛祥之下，向执政大臣诬告辛祥，于是便取消了奖赏。

高车击败柔然于蒲类海，杀死佗汗可汗，佗汗可汗的儿子丑奴继立，号为豆罗伏跋豆伐可汗。

改年号为建昌。

天监八年（己丑，公元509年），春正月，梁武帝主持南郊的祭天大典。